

组训兴战争

前言

日耳曼民族，已寫定了歐洲近代史上最緊張的一頁！這一頁，國際批評家謂可媲美於中國成吉思汗，與法國拿破崙的一頁！歷史正處於劇烈轉變的過程中，全世界不僅在驚奇，注視，而且爭着互相檢討，研究納粹黨人成功的因素。這成功不是偶然的，在短短的五年公開建軍期間，一個曾負重創曾遭重重束縛的戰敗國，會突然的怒吼起來，創造了歷史上無可比擬的戰爭紀錄，使奧大利，捷克，波蘭，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這許多國家，都逐漸的在地圖上消失了；而號稱歐陸巨強的法蘭西，亦不得不屈伏呻吟於納粹的鐵蹄之下！這種偉大的戰果，豈是可以僥倖獲得？固然，英帝國還在拚全力作戰，這兩個巨強的肉搏，最後勝利，還不能確定其隸屬。但第一個階段的西歐攻略戰，無疑的，德國已得到最大的收獲了！無論德國此次發動戰爭的性質是怎樣，最後戰果是如何，而在第一個階段中所已獲得的壓倒的戰果及成功的因素，是值得我們仔細研討，並有若干部份，足資我們借鏡的。德國獲得現階段戰果之因素，現在可指出以下幾點：

(一)愛國家，愛民族心理的強烈，是德國獲得現階段戰果的第一因素。關於這一點，可從兩方面來說明：1.在傳統思想上，德國哲學家尼采所闡揚的是超人哲學，他所理

想的社會，是超人社會，德國人受此陶鑄，遂有「德意志高於一切」的口號。七十年以前的德鐵血宰相俾士麥亦曾說：「一個偉大國家唯一的健全基礎，就是民族的自私，而不是浪漫的理想主義！」希特勒因襲了這種理論，更加强了國人好戰好勝的心理，所以民族意識，在德國是特別發達的。2.凡爾賽和約，規定了德國割地賠款，於是亞薩爾，勞倫斯省割還法國，薩爾亦交法國代管，上西來西亞，但得，均交波蘭管理，波森亦割給波蘭，又隔斷東普魯士與利國相接之波蘭走廊地帶，米美爾割給立陶宛，海外各殖民地亦均為各戰勝國所分佔。德國經此宰割後，土地的損失，為二萬八千方英里，人口的損失七百餘萬，鐵產的損失達百分之七五，煤產的損失亦將達百分之七五。賠款的數目，幾等於天文學上的數目字。這和約全文三百餘條，使得德國無法喘氣，德國人民為要保障自身的生存，更覺到國家民族之可愛可貴，一致努力，以爭取所謂「生存空間」。經二十餘年之慘澹經營，卒能解脫凡爾賽和約的桎梏，而得到今天空前的戰果。此皆基於愛國愛民族強烈的性情，因而發揮雄偉的力量，獲得偉大的效果。

(二)組織的堅強，是德國獲得現階段戰果的第二因素。一九四〇年六月初，英軍退出法境敦克爾克時，主持第一次歐戰的前首相勞合喬治氏曾發表批評的演說云：「第一次歐戰，為國力與武器之戰；今回歐戰，已更進而為組織力與科學之戰」。多立司高氏，在他的「希特勒的武備」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見解，他說：「德國的勝利，也就是德

國組織技術和工業的勝利」。究竟納粹黨人是怎樣精密的組織，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資料甚少，但從本冊內第二篇「第五縱隊的組織和任務」一文看來，可以顯示德國平時對於組織方面的工作，實具有不可磨滅的成效。第五縱隊在奧國作政治的活躍，遂使奧國拱手送給德國。在波克的第五縱隊力量非常堅強，德軍一到，遂使捷克滅亡。在荷蘭的第五縱隊與降落傘部隊的配合動作，竟使荷蘭軍事防禦無所措手而瞬歸滅亡。另據德人 Gutschall 所著「第五縱隊內幕」一文所說：希特勒既取得政權之後，就通過了大德意志的國社主義體制，而建立了一個新的堅強的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着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就是納粹體制中的最高議會；第二階層的工作是製訂第一階層的計劃的詳細方案，並取得國外組織支部的領導地位。第三階層的工作是在第二階層人員命令下實際執行納粹體制的計劃，並須熟識國內國外的以征服世界為目的的整個運動。我們看了德國第五縱隊組織之嚴密，就可推知納粹黨人全部組織之堅強。當然，我們決不以第五縱隊之成功，為可驕羨，為作楷模，但我們原則上必須認識組織之重要，組織力量之雄偉，無論軍事，政治，經濟，若沒有良好的組織，是不會得到成功的。

(三)訓練之嚴格，是德國獲得現階段戰果的第三因素。當英國在第一次大戰後裁兵的時候，德國就開始整軍，在西克脫將軍的領導下，他的格言是：「多做事，少說話，與服從」。服從命令，埋頭苦幹，遂成為德國訓練的基本精神。復次，納粹領袖和將領

們把勝利的確信，不斷的灌輸給下級軍官與士兵們，使他們都有自信心，使他們都有克服一切的意志。同時，提高軍人的自動力與獨立性，使每個軍人駕駛着機器腳踏車，或飛機，或坦克車，在不同的戰鬥情勢中，都能自籌決策，以發揮新武器新戰術的效能。還有，對於一切工作的訓練，都使其有絕對的準確性，所謂準確性，是不肯讓一絲一毫模糊過去。他們首先將這個原則，應用到統計數字上面，有了極精確的統計，一切計劃也就會有極精確的根據，由此便可以爭取時間上的最高效率。兩次四年計劃的成功，便是實實在在做到準確和迅速兩句話的證明。

總括以上所述，德國人有熱烈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意識，再加以堅強的組織，嚴格的訓練，便是德國復興的底蘊，國防鞏固的條件。

我們還須有進一步的認識，集中和統一，更是德國成功之母，高揚民族意識與各種組訓工作，都是向集中統一的道路躍進。不僅思想文化是這樣，在行政管理方面，一切亦都是在國社主義的最高原則下受着統制支配；不僅政治方面是這樣，一切工商業及金融資本也都趨向於集中形態。這種集中的作用，可以大量的增加生產數額，同時可使政府易於實施干涉與控制的政策。在德國軍事的準備已達於最成熟之階段時，德國人民的生活享受即相反的降落到最低限度，人民的生命財產勢力的全部，在一個合理的分配制度之下無條件的交給國家。所得的最大報酬，只是良心上的安慰而已，因為他們已克盡

了國民的責任了。

德國的科學與工業之發達，自然是個完成國防的很重要的條件，但不能即認為是決定作戰勝利的因素。捷克的軍需工業，是名聞世界的，為何不崇朝而亡國？將堆積的新武器，反以資敵！波蘭亦有強大的軍備，現代化的新武器，為何不數日亦歸於滅亡？法國久為歐陸的霸主，陸軍之強大為世界第一，資源之豐富，工業之發達，皆不後人，何以僅經過三十四天的戰鬥，巴黎遂告陷落，而投降屈服於德人鐵蹄之下？可見勝利的決定，並不能完全依賴物質。捷克，波蘭，法國等失敗的主因，由於意志之不堅強，主張之紛歧錯雜，組織之鬆懈，訓練之怠忽，故雖有優越之物質條件，而不能運用，一遇強敵，惟有崩潰！尼克生說：「德人在技術方面並不是一個超人，而在道德方面亦不是一個邪鬼。……德人在道德方面長於自我犧牲，而責任心之重尤為他國所不及。德國的新戰術，縱未能全部適合於他國，但有一點，却已由德人予以證實：即新戰術的要義，不僅在運用新武器，而要由受過嚴格訓練的士兵，尤其要由一個指揮若定的統帥部來運用那種新武器。德國作戰之神速與勇猛，胥賴乎此」。這雖是公允而客觀的批判。

本輯所蒐集的六篇文字，是由國際宣傳處轉譯的幾個美國學者的作品，而為坊間所未刊行者。第一篇的作者曾任美國民族雜誌編輯，於一九三九年游德，歸述此文，故其所寫出者，多為游德的心影。吾人可視此為作者之「戰前德國備戰觀」。爰依其屬性列為

第一篇；其餘五篇，則係按其刊佈的先後爲序。這六篇文字告訴我們，德國怎樣備戰，怎樣作戰，怎樣做組織工作，怎樣做訓練工作。我們應當以德國犧牲奮鬥，自力更生的經過，作我們自己的參攷與策勉。我們的土地人口資源，那一樣不比德國強？問題是每個德國人都已盡到他對於祖國對於領袖的忠忱和責任，我們呢？盡到了這個責任沒有？這是應當躬自問的，尤其是我們國民黨黨員應該深自反省的。鑑於德國復興的經過，我們更知道抗戰建國大業之完成，非可以俾致，我們必須準備更大犧牲，最大堅苦以換得之，同志們！向前努力罷！

二、德國軍事上的成功

維拉德 (Villard)

——美國大西洋月刊八月號——

德國在歐陸全面戰的成功，不僅因為能集中利用大量新式武器，而因為它訓練了許多精於基本作戰技術的軍隊以掃蕩敵人。它的空軍，裝甲車部隊，坦克車部隊，都有一種與軍事傳統相反的驚人戰術。而應用這種戰術的時候，各陣隊伍，各個部門，都能時機相應，聯絡合得全無缺憾，這是尤其值得可驚的；希特勒只有五年公開建軍的機會，何以能得到如此效果，這自然是大家所急欲瞭解的問題。

我們不要忘記德國的行動，可以稱為第一等的大革命，領導和推動這革命的人物，都有非凡的組織與行政能力，都是大軍人，都能巨細無遺的各種設計，所以一切可以控制得隨心所欲，不受批評，不受阻撓。他們認定目標邁進，絕無顧忌憐恤，甚至不惜用殘酷流血的手腕。於是整個國家的生命，都成了他們的附屬品。

他們就這種地易於創立新體制，尤其軍事上是如此。他們可以不必要求任何人的允許，大規模改革建制，納粹早看到裁汰舊軍的需要，此事無形中實受到了同盟國的幫助，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德國的十萬名國防軍，都是新建的。據六月三日美聯社所傳，德軍西線情報部主任海斯上校的談話，他說：「凡爾賽條約給了德國很大利益，多年以

來，限制我們不得建設軍隊，可是現在我們因此反有了全是新設計的武器了，連一枝步槍都能超過敵人，一開戰就閃出驚人的效果」。他並且說同盟軍是「非常易於擊潰的」。當納粹黨接收國防軍的時候，就有了完全破除舊傳統，重建最新式現代軍隊的機會。他們打破百年來的舊習慣，這種新軍，不再是諂上驕下，軍官萬能的貴族式部隊，不再引起人民的厭惡，士兵不再是奴隸式的被動份子，不論貧富，不論受過教育與否，都站在完全平等的立場上。

納粹練軍目的，是要造成十足平民化的軍隊，他們鼓勵軍官與士兵同食同宿，同息同遊。並竭力訓練軍官革除第一次大戰時的惡習慣，最重要的是缺乏自動能力，性格滯呆，質而不化，祇能奉行上官命令。戰爭的工具既已變易，上述的轉變自屬需要。當你駕駛着機器腳踏車，或駕駛飛機，或服役於數萬輛運輸車，坦克車中之一的時候，你就不得不借重一些自己的自動力與獨立性，有時不得不自釐決策。並且軍隊的種類，因新戰術新武器的發明而較一九一四年相當增多，如探照燈部隊，高射砲部隊，降落傘部隊等，都為從前所沒有。威靈一世時代的練兵原則，已經不合現世之用了。

德國軍隊質的改進，在此次對比法的所謂閃擊戰中，都充份地表現了出來。邱吉爾說：同盟軍在德軍的後面，而德國的坦克部隊與突擊部隊在同盟國陣線更後的後面。據每日傳播的消息，雙方軍隊，甚至分成很小的團體，處處皆個別作戰，德國突入同盟軍

後方的機腳車隊，裝甲車隊，坦克部隊，以及自天而下的降落傘部隊，在當時當然沒有軍官在直接指揮的，納粹軍隊最驚人的新戰術，莫過於把部隊突入敵方陣線的後方，切斷交通線，破壞橋樑，使敵方的軍隊與民衆都喪魂落魄，秩序大亂。據新聞電訊的報導，有時突入敵後的坦克或裝甲車等爲數並不甚多，然而却能以閃電的速率向前衝擊，挺進唯恐不深，絕不顧慮傳統的戰略原則，也不打算自身安全，如遇必要，他們都是抱必死的決心的。這不僅須要突進敏捷，神經鎮定，不避險阻，而且更須要勇敢，決心，而最重要的還是自動力。不論軍官與士兵，都得有爲自己打算的頭腦。

英國的軍事當局，曾向國人聲言，英軍之所以較德軍優越者，因爲德軍將領沒有一個在上次大戰時當過高級軍官的，而英國則不然。這實是一個危險而錯誤的估計，至少作此聲明的人，沒有瞭解德國的新軍與準備運用的新戰略，他不知道德國刪汰上次大戰時將官階級的軍官，是出於故意的，是他們計劃的一部份，意欲用那些不受從前作戰經驗影響的人，來指揮新的戰爭。新戰爭須用新戰士。這個政策，是否絕對的完善，當然還有待於日後事實更確切的證明，但德軍完全是新的軍隊，排長連長都屬沒有經驗的軍官，這是事實。

有人以爲德國軍事當局，在他們純粹機械化與集中化統制的工作上，儼得有點過分了，「德國的陸軍」一書的著者羅新斯基氏亦主此說，他引一九三六年某「要人」的話道：

「我們那些將軍們與參謀方面的官長，他們把貯積物資，以應非常需要的理想，發達到令人咋舌，他們若再幹下三年去，整個德國將成一個軍火倉庫，祇剩一個小兵在保管它。」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積極準備的政策，尤其貯藏許多新武器。德軍法蘭德之役的勝利，實歸功於此。還有一點也值得一提的，就是德國的軍事領袖，絕對免除官僚的惡習，公文傳遞的遲滯，以及一切束手縛腳的傳統，使他們可以一方面把握住過去善美的政策與方法，一方面按照着新的技術新的武器擬定他們新的作戰計劃。

復次，納粹領袖和將領們把勝利的確信，不斷的灌輸給下級軍官與士兵們。軍人一致相信，因為他們有克服一切的意志，因為在希特勒領導之下，德國必能復興，而且充溢着新的勇敢精神與生命力量，他們是不會失敗的。

德國的成功，應當歸功於一個人嗎？戈林將軍把希特勒贊美得無以復加，說他比拿破崙還要偉大，而且肯定的告訴我們，政治及軍事的一切活動，都是希特勒自己計劃的。他說希氏整夜的翻閱地圖與計劃，而精細研究上次大戰的結果，使此次的勝利，有了絕對把握。這些話當然不是絕無根據，德國一九四零年式流線型部隊的建立，希特勒自有大功。不過我個人相信，德國的成功，決非一人所能做到，乃是運用了許多頭腦協同地一致完成的，而且多多少少受着納粹黨精神與計劃方面的影響。

德國這個新式的所謂閃電戰術，且不問其是否能獲得最後成功，但對於我們美國至

少是個有利的借鏡。德國軍人說：主力艦，重巡洋艦等稱霸海上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值得考慮的祇有空軍，以及陸上活動時所需要的大量坦克車與機械化配備。此說的確否，現在也有試驗的機會了。

可是不論現在或五年以後的情形怎樣，華盛頓若沒有一個像德國那些流線型的陸軍部，最近代化的海軍部，能有最高的動員力量，能集中生產軍用物資，而軍人又能虛心接受新的技巧，新的方法，新的戰術，則一切的努力，都歸白費，毫無結果，惟滋紛擾而已。我們最穩妥的國防，就是使比較青年比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來主持海陸軍部，他們有使這兩部絕對近代化，絕對效率化的決心，並且他們能以美國所需要者來設計美國的國防計劃，決不是依樣葫蘆的死抄別人。先是擴張軍備是沒有用的，就算你每年能造飛機五萬架，或像福特先生的豪語，每年能造三十六萬五千架，仍不能算強國的國防，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適任而精幹的海陸軍部。

二、第五縱隊的組織和任務

多立司高(Otto D. Tolischys)

六月十六日美國紐約時報週刊瑞京通訊

過去七年來，德國政府訓練人民，尤其是訓練男女青年的要旨，完全依據魯登道爾夫將軍的一句格言，「戰爭爲種族生活之最高表現」，這種訓練的結果，便養成德國士兵慷慨從戎視死如歸的勇氣，一般軍事觀察者都公認這種勇氣實遠勝於一切軍事紀律，而德國一面利用降落傘「敢死隊」，一面利用德國納粹黨人或各國納粹黨人組織的「第五縱隊」，以實行突擊敵人後方的「擴大戰略」，亦是全憑這種勇氣。

降落傘部隊和第五縱隊都在「德國新武器」之列，這種新武器曾震驚全世界，尤其是那些曾爲德國一鼓而下的國家。但是德國降落傘部隊却是模仿着蘇聯的，希特勒的外交武官多年來看到蘇聯降落傘部隊表現之後，希特勒便加以模仿；至於第五縱隊的淵源，則不易推究出來，我們只知道過去在美國和世界上各大城市，當地納粹黨人都已表現過的。

因此，就第五縱隊這個武器的本身而論，並無新奇之處，第五縱隊發軔於最古的一種軍事技術，即所謂間諜工作，而在上次歐戰時，已漸萌芽。第五縱隊這個名詞，乃由西班牙內戰中沿襲而來，當時所謂第五縱隊，是指在瑪德里秘密活動的弗朗哥將軍的部

隊。

可是，第五縱隊的龐大發展，和希特勒用以迫使各國探求新的防禦方法的其他許多武器，確是非常新奇。關於第五縱隊這個武器的發展，我們唯有將整個國社主義革命為背景來觀察時，才能了解，而國社主義革命的全部含意，世界上到現在方才有所領會。最新式的第五縱隊，實質上是一種革命的武器，不容非革命的國家來應用。這種武器，又名細胞，即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世界革命」，自始就採用的一種著名妙法，但後經德國的澈底改進，方成今日這種非常有效的武器。

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細胞」的作用，在作階級戰爭的準備，且只招收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同情者，而國社黨的第五縱隊，却根據兩大革命原則，收納一切實幹份子，並以世上最大武力為後盾。

第一種革命的原則，是對日耳曼種族說，承認日耳曼種族為世界上超等種族，并要求不問國籍如何，各地日耳曼人必須效忠德國。

在這個原則之下，任何日耳曼人不算是個別的私人，而是在日耳曼帝國組織中的日耳曼族的代理人，那就應該遵守帝國政府的命令，并像在國內的日耳曼人一樣狂熱的為政府効勞。在國社黨的心目中，德國的範圍不止帝國版圖，舉凡通行德語以及德國組織能力所達之處，無一不屬德國。

外國德僑都隸屬於國社黨國外黨部，受德國「國外省」領袖鮑赫爾（Camermeier Bohle）指揮。居留外國的日耳曼人，不論他在外國生長或歸化外國一律隸屬於各種「種族組織」中，這些組織，大致和國社黨組織相同，且在掩護之下與鮑赫爾所領導的組織發生密切關係。

凡是那些不受命令的人，無論國籍如何，都要遭殃。德國報界近因荷蘭朱麗亞娜（Tu Liasia）女皇的丈夫柏恩哈德親王（Cenrad），不肯在荷蘭政府內担任第五縱隊工作，便大施抨擊。

第二種原則，是國社主義的世界革命，旨在創造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新機構，以便日耳曼統治世界，但同時對於希望在世界新機構下獲得權力，并如最近事實所昭示的願將祖國賣給敵方的各地極權政府中的忠實信徒，無不兼收並蓄。

這種遍佈世界各地的組織所需維持費，遠較普通間諜機關的維持費為大；除食糧輸入外，德國第二種巨額支出是用在這方面的，且向在宣傳費項下開支。但有些組織的活動費是自己籌劃的。德國在世界各國都設有這種組織，專門供給情報，其精確與詳盡，為任何國家之諜報所望塵莫及，而德國每遇有所策動時，甚至像對挪威荷蘭一樣，想要佔領被侵略的國家的政府時，便可根據這種情報作為指針。

第五縱隊的任务，可分平時戰時兩項來說。平時的主要任務，一是從事宣傳，但不

僅限於親德或親納粹的宣傳；二是供給有關工商業政界和民氣等詳細情報，柏林方面將這類情報蒐集起來，便可窺見各國生活的全豹；三是收買當地人心；四是從事間諜工作；而最重要的是準備「暴變」，隨時出動突擊部隊。先發制人。

第五縱隊從事活動時，總很巧妙的利用當地社會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各種野心家，務使當地人士誤信天下太平可以高枕無憂，因此妨礙當地國防準備，并且種下日後引起政治上階級間和種族間分化的根苗。

第五縱隊的戰時活動的驚人結果，在最近的過去，尤其是在波蘭、挪威、荷蘭的戰事中，已昭然若揭，但在實際活動時，德國本部總派果斷幹練人員來協助第五縱隊，他們大都喬裝旅客，運動家，商業代理人或文化界代表，而將軍服藏在行篋之中，他們來到以後，便指揮當地喬裝或穿軍服的現成隊伍，奪取軍事要地，援助降落傘部隊，從事間諜工作以及敵後破壞工作，并發假命令造假報告，擾亂敵方軍民之心，希特勒近來所以能夠妙算如神，百發百中，而德軍敢於違反一切戰略定律，孤軍深入敵境，原來完全得力於第五縱隊的工作，尤其得力於非常靈通的情報。

第五縱隊的活動，方面既多，範圍又廣，本文只能略述其一部份特殊成績，德國第一次在奧國組織的第五縱隊，可說是理想的第五縱隊，該隊領袖奧斯莫斯博士（Dr. Arthur Seyss-Inquart）居然參加政府工作，并能將奧國拱手送給德國。捷克蘇台區日

耳曼人和許多斯洛伐克人組織的第五縱隊，勢力非常雄厚，德軍一到，捷克隨之滅亡。波蘭日耳曼少數民族所組織的第五縱隊，首先破壞波蘭軍事組織，佔據橋樑、要竈、工廠和電廠，以便德軍施行閃擊。

在挪威的日耳曼人，不僅對於挪威地形以及國防瞭如指掌，並有喬裝的埋伏僑民隊伍，在德軍艦未到時，先攻下卑爾根（Bergen），且由司令官的縱容而佔領那爾維克（Narvik），並援助降落傘部隊去奪奧斯洛（Oslo），後來又在德國空軍參贊領導之下，襲擊挪威的國王生擒。此外，他們又和當地納粹黨人合作，建立奎孝（Major Vidkun Quisling）傀儡政府，用以破壞挪威動員，並發不抵抗的假命令而使挪威各界人士惶惑不知所從。

在荷蘭方面事先用船隻或運河盡船偷渡進來的隊伍，連同降落傘部隊，在荷蘭納粹黨人領導之下，實行佔領航空站，橋樑、重要海口，以及海牙等地，甚至打算劫持女皇。荷蘭國防所以不堪一擊，大部份實由第五縱隊的破壞工作使然。

但是第五縱隊和降落傘部隊的成功，迄今僅限於對村鎮備不足的諸弱國，他們在那裏可與進犯軍隊互相響應，他們始終不能單獨的佔領一個國家，亦不能予英法等國以重大損害，在那裏雖宣傳「第五縱隊」如何積極活動，但毫無任何效果，第五縱隊固為一重要的武器，但祇是德國在全力戰爭中所應用的許多重要新武器之一。而抵禦全力戰